

幽夢影

國學珍本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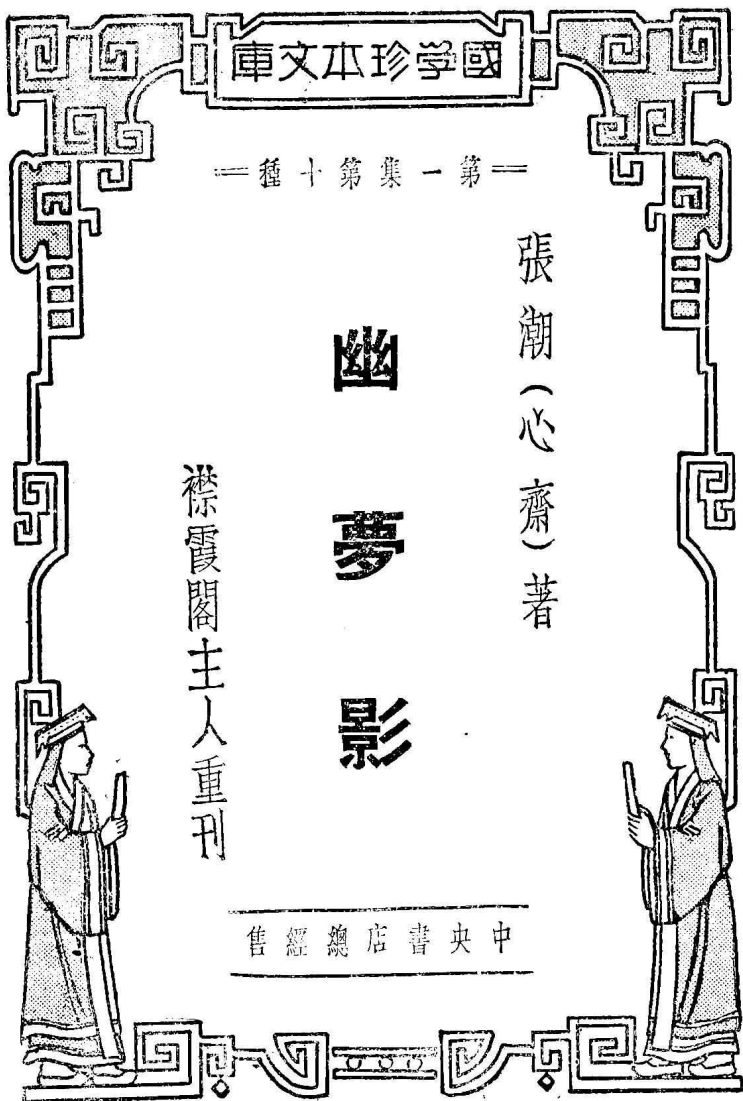
— 第一集第十種 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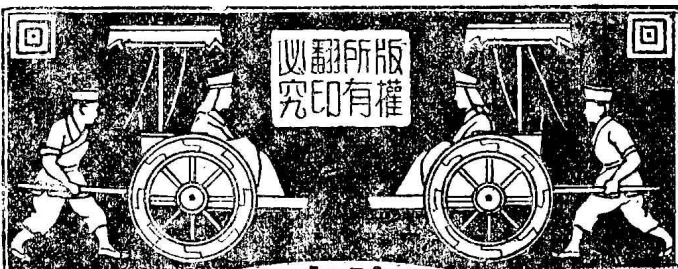
張潮（心齋）著

幽
夢
影

襟霞閣主人重刊

中華書局總經售





國學珍本文庫

國學珍本文庫

第一集 第十種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初版

幽夢影 全一冊

分售：定價大洋二元

著作者 張 潮

校訂者 續 篋 章 友 萍

印行者 襟 霞 閣 主 人

發行所 中 央 書 局

分售處 各 大 書 局

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

中央書店總店

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

張潮
散記

幽夢影



★ 歷 略 者 著 ★

張翹。清安徽歙縣人。字山來。一字心齋。
。編著有昭代叢書，檀几叢書，幽夢影，虞。
初新志，花影詞等。文字悉清新可愛。幽夢
影一書。係憑其個人獨特之見解。用小品之
筆法抒寫出來。確爲一種獨特之風格。每則
均包含一種哲理，讀之令人回味無窮。

幽夢影序

余窮經讀史之餘。好覽稗官小說。自唐以來不下數百種。不但可以備考遺忘。亦可以增長意識。如遊名山大川者。必探斷崖絕壑。玩喬松古柏者。必采秀草幽花。使耳目一新。襟情怡宕。此非頭巾襪襪。章句腐儒之所知也。故余于詠詩撰文之暇。筆錄古軼事。今新聞。自少至老。襪著數十種。如說史。說詩。黨鑑。盈鑑。東山談苑。汗青餘語。硯林。不妄語述。茶史補。四蓮花齋襪錄。曷翁漫錄。禪林漫錄。讀史浮白集。古今書字辨訛。秋雪叢談。金陵野抄之類。雖未雕板問世。而友人借抄幾遍。東南諸郡。直可傲子雲而睨君山矣。天都張仲子心齋。家積縹緗。胸羅星宿。筆花繚繞。墨瀋淋漓。其所著述。與余旗鼓相當。爭奇鬪富。如孫伯符與太史子義相遇於神亭。又如石崇王愷擊碎珊瑚時也。其幽夢影一書。尤多

格言妙論。言人之所不能言。道人之所未經道。展味低徊。似餐帝漿。沆瀣。聽鈞天廣樂。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塵世矣。至如律已宜帶秋氣。處世宜帶春氣。婢可以當奴。奴不可以當婢。無損于世。謂之善人。有害于世。謂之惡人。尋樂境乃學仙。避苦境乃學佛。超超元箸。絕勝支許。清談人當鏤心銘腑。豈止佩韋書紳而已哉。鬻持老人余懷廣霞製。

心齋著書滿家。皆含經咀史。自出機杼。卓然可傳。是編是其一瓣片羽。然三才之理。萬物之情。古今人事之變。皆在是矣。顧題之以夢且影云者。吾聞海外有國焉。夜長而晝短。以晝之所爲爲幻。以夢之所遇爲真。又聞人有惡其影而欲逃之者。然則夢也者。乃其所以爲覺。影也者。乃其所以爲形也耶。庾辭讎語。言無罪而聞足戒。是則心齋所爲盡心焉者也。讀是編也。其亦可以聞破夢之鐘。而就陰以息影也夫。江東同學弟孫致彌題。

張心齋先生家自黃山才奔陸海。桐榴賦就。錦月投懷。芍藥詞成。繁花作饌。蘇子瞻十三樓外。景物猶然。杜牧之廿四橋頭。流風仍在。靜能見性。洵哉。我不間而喜。嗔不形。弱。僅勝衣。或者清虛日來。而滓穢日去。憐才惜玉。心是靈犀。繡腹錦胸。身同丹鳳。花間選句。盡來珠玉之音。月下題詞。已滿珊瑚之筍。豈如蘭臺作賦。僅別東西。漆園著書。徒分內外而已哉。然而繁文豔語。止才子餘能。而卓識奇思。誠詞人本色。若夫舒性情而爲著述。緣閱歷以作篇章。清如梵室之鐘。令人猛省。響若尼山之鐸。別有深思。則幽夢影一書。余誠不能已于手舞足蹈。心曠神怡也。其云益人謂善。害物謂惡。咸彷彿乎外王內聖之言。又謂律已宜秋。處世宜春。亦陶鎔乎誠意正心之旨。他如片花寸草。均有會心。遙水近山。不遺元想。息機物外。古人之糟粕不論。信手拈時。造化之精微入悟。湖山乘興。盡可投囊。風月維譚。兼供揮塵。金繩覺路。宏開入夢之毫。寶筏迷津。直渡廣長。

幽夢影 序

四

之舌。以風流爲道學。寓教化於詼諧。爲色爲空。知猶有這個在。如夢如影。且應作如是觀。湖上晦村學人石龐序。

幽夢影前記

張心齋（潮）「幽夢影」抄本一卷，余以重價得之徽州。林語堂君見而喜之。心齋思想言論，正如知堂先生所云，「是那樣的舊，又是這樣的新。」當代思想家，能如心齋這樣寫得出清新可愛之隨筆者，尙絕無僅有。「幽夢影」才子之書，亦大思想家之書也。因爲印行，以餉讀者。心齋先生生長歙縣，與余爲徽州同鄉。故鄉人士，知有朱熹戴東原者多矣。而知心齋先生者蓋寡。先生著作，散見檀几叢書昭代叢書等處者，當集爲一卷。俟諸異日爾。

續溪章衣萍記

原跋

昔人云。梅花之影妙於梅花。竊意影子何能妙於花。惟花妙則影亦妙。枝幹扶疎。自爾天然生動。凡一切文字語言。總是才人影子。人妙則影自妙。此冊一行一句。非名言。卽韻語。皆從胸次體驗而出。故能發人警省。片玉碎金。俱可寶貴。幽人夢境。讀者勿作影響觀可矣。南村張惣識。

抱異疾者多奇夢。夢所未到之境。夢所未見之事。以心爲君主之官。邪干之故如此。此則病也。非夢也。至若夢木撐天。夢河無水。則休咎應之。夢牛尾。夢蕉鹿。則得失應之。此則夢也。非病也。心齋之幽夢影。非病也。非夢也。影也。影者惟何。石火之一敲。電光之一瞥也。東坡所謂一掉頭時生老病。一彈指頃去來今也。昔人云。芥子具須彌。心齋則于倏忽備古今也。此因其心閒手閒。故弄墨如此。

之閒適也。心齋豈長于勘夢者也。然而未可向癡人說也。寓東陶江之蘭跋。

原跋

昔人著書。間附評語。若以評語參錯書中。則幽夢影創格也。詩言雋旨。前于後
喁。令讀者如入真長座中。與諸客周旋。聆其謦欬。不禁色舞眉飛。洵翰墨中奇
觀也。書名曰夢曰影。蓋取六如之義。饒廣長舌。散天女花。心燈意蕊。一印印空。
可以悟矣。乙未夏日。震澤楊復吉識。

幽夢影

歙縣張心齋著
績溪章衣萍校

讀經宜冬。其神專也。讀史宜夏。其時久也。讀諸子宜秋。其致別也。讀諸集宜春。其機暢也。

曹秋岳曰。可想見其南面百城時。

龐筆奴曰。讀幽夢影。則春夏秋冬。無時不宜。

經傳宜獨坐讀。史鑑宜與友共讀。

孫愷似曰。深得此中真趣。固難爲不知者道。

王景州曰。如無好友。卽紅友亦可。

無善無惡是聖人。如帝力何有于我。殺之而不怨。一介之不與。一介之不取之類。以善多惡少是賢者。如顏子不貳過。有不善未嘗不。子路人告有過則喜之類。善少惡多是庸人。有惡無善是

小人。

其偶爲善處。亦必有所爲。所謂善。亦非吾

有善無惡是仙佛。儒之所謂善也。

黃九烟曰。今人一介不與者甚多。普天之下。皆半邊聖人也。

。利之不庸者。亦復不少。

江含徵曰。先惡後善。是同頭人。先善後惡。是兩截人。

殷日戒曰。貌善而心惡者。是奸人。亦當分別。

冒青若曰。昔人云。善可爲而不可爲。唐解元詩云。善亦懶爲何況惡。當于有無多少中更進一層。

天下有一人知己。可以不恨。不獨人也。物亦有之。如菊以淵明爲知己。梅以和靖爲知己。竹以子猷爲知己。蓮以濂溪爲知己。桃以避秦人爲知己。杏以董奉爲知己。石以米顛爲知己。荔枝以太真爲知己。茶以盧仝陸羽爲知己。香草以靈均爲知己。蓴鱸以季鷹爲知己。蕉以懷素爲知己。瓜以邵平爲知己。鷄以處宗爲知己。鵝以右軍爲知己。鼓以禰衡爲知己。琵琶以明妃爲知己。一與之訂。

千秋不移。若松之于秦始。鶴之于衛懿。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。

查二瞻曰。此非松鶴有求于秦始衛懿。不幸爲其所近。欲避之而不能耳。

殷曰戒曰。二君究非知松鶴者。然亦無損其爲松鶴。

周星鑑曰。鶴于衛懿。猶當感恩。至呂政五大夫之爵。直是唐突十八公耳。

王名友曰。松遇封。鶴乘軒。還是知己。世間尙有馴松養鶴者。此又素衛之罪人也。

張竹坡曰。人中無知己。而下求于物。是物幸而人不幸矣。物不遇知己。而濫用于人。是人快而物不快矣。可見知己之難。知其苦。方能知其樂。

爲月憂雲。爲書憂蠹。爲花憂風雨。爲才子佳人憂命薄。真是菩薩心腸。

余淡心曰。洵如君言。亦安有樂時耶。

孫松坪曰。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。

黃交三曰。爲才子佳人憂命薄一語。真令人淚濕青衫。

張竹坡曰。第四憂。恐命薄者消受不起。

紅含徵曰。我讀此書時。不免爲蟹憂霧。

竹坡又曰。紅子此言。直是爲自己憂蟹耳。

尤悔庵曰。杞人憂天。嫠婦憂國。無乃類是。

花不可以無蝶。山不可以無泉。石不可以無苔。水不可以無藻。喬木不可以無藤蘿。人不可以無癖。

黃石閭曰。事到可傳皆具癖。正謂此耳。

孫松坪曰。和長輿却未許藉口。

春聽鳥聲。夏聽蟬聲。秋聽蟲聲。冬聽雪聲。白晝聽棋聲。月下聽簫聲。山中聽松聲。水際聽款乃聲。方不虛生此耳。若惡少斥辱。悍妻詬誶。真不若耳聾也。

黃仙裳曰。此諸種聲頗易得。在人能領略耳。

朱菊山曰。山老所居。乃城市山林。故其言如此。若我輩日在廣陵城市中。求一鳥聲。不啻如鳳皇之鳴。顧可易言耶。

釋中洲曰。昔文殊選二十五位圓通。以普門耳根爲第一。今心齋居士耳根不滅普門。吾他日選圓通。自當以心齋爲第一矣。

張竹坡曰。久客者。欲聽兒輩讀書聲。了不可得。

張迂庵曰。可見對惡少悍妻。尙不若日與禽蟲周旋也。又曰。讀此方知先生耳聾之妙。

友。上元須酌豪友。端午須酌麗友。七夕須酌韻友。中秋須酌淡友。重九須酌逸

朱菊山曰。我于諸友中。當何所屬耶。

王武徵曰。君當在豪與韻之間耳。

王名友曰。維揚麗友多。豪友少。韻友更少。至于淡友逸友。則削迹矣。